

金陵大學與我

● 杭立武

金中畢業升學金大

我十一歲的時候，父親帶我去南京，由家鄉安徽滁縣到南京，本來要坐烏蓬小船，但那時候已有火車，故改乘火車。初離父母，進了金陵中學，那是三三制以前的舊制中學。校長是美國人威爾遜 (Wilson)，教師們多是女的，都很仁慈。

在中學期間，我的父親同時要我考北京清華大學，以便將來赴美留學。因為分心的關係，沒有集中精神，在校的學業成績並不理想。

那是民國五年七月，父親陪我到上海去報名參加清華大學入學考試。我當時中學尚未畢業，本來難望考取，但有一件值得提起的事，那時候正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上海青年會演講，父親帶我去聽演講，孫中山先生講的話我聽不大懂，但是很有興趣，因為在校時早已聽老師講過他是革命領袖。由於父親的告訴，我也第一次看到了戴季陶和邵力子兩先生。孫中山先生講畢後走到另外小房間去，我也好奇的跟了進去，見戴、邵兩先生一同進去，好像是將一份稿子送閱，稱呼國

父為孫先生。那一幕和藹仁慈、相敬相愛的情況，對我有深刻的印象。我雖然沒有考取清華，却獲得了意外的收穫，因為我親眼看到了中華民國的革命領袖。

中學畢業後升入金陵大學，智力隨年齡而發展，各科成績，快速進步好轉。哲學教授韓密頓 (Hamilton)、政治學教授貝德士 (Bates) 及社會學教授夏維思 (Savits) 對我都很重要，我也深受他們的薰陶。當時我尚無宗教信仰，他們勸我信仰基督。宗教輔導老師說信教後可以獲得獎金，送我出國，我頗不以為然，當時且有反感，不應以信教而企圖獲得獎金。

金大有同學會的組織，我也參加，同學會辦理英文雜誌，我任主編。大學肄業期間，幾位美籍教師勸我於畢業後做一年研究工作，所以畢業後我留校一年，但沒有獲得良好的研究成果，因為我一方面作留學的準備。

後來我考取了安徽省留英公費生第一名，但按規定須要到北京教育部覆試，當時就發生了一個困難問題，因為金大只有農科在北京教育部立了案，我是文科畢業生，不在認可之列，變通的

辦法，只好考農科，臨時抱佛腳，我祇有約略的看幾本農業經濟一類不太專門的書。

我平素喜歡欣賞平劇，在北京應考期間，白天考試，晚上看戲，一共看了八場，有一天且不止看一場。因為有一位同鄉在交通部任職，他帶我去看了一次「堂會」，非常精彩。

參加覆試的結果，專門科目的成績平平，其他各科成績優良，應考農科的人也不多，所以教育部維持了安徽省的公費第一名。

留學歸來母校兼課

我於民國十五年去英國，十七年又去美國，十八年返國，考試院戴季陶院長約我去做編纂，他笑著同我說：「這是前清翰林院編修的職位。」同時金大請我去教政治學，我與母校又發生了關係，後來又給我研究教授的名義。我任職中英庚款基金董事會的時候，曾在國立中央大學任政治系主任，我就發起組織中國政治學會，一度幹得很起勁，有聲有色。

金大同學會又推舉我為金大校董會董事，因之我參加了金大董事會。民國廿六年抗戰發生，

南京國軍撤退前，我當時是金大董事會的副董事長，所以組織難民區，得到金大外籍教職員的全力支持，金大及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廣大的校舍，做了難民收容所。同時又因為我與金大陳裕光校長的四妹結婚，我與金大的關係更為密切。

在我結婚之前，我決定接受洗禮信奉基督教。金大的牧師很高興，他約了南京著名的畢範宇牧師和金陵神學院院長三個人共同主持我的洗禮，並在簡單的儀式後茶會招待。

抗戰發生後，政府西遷，金大也撤退到成都，我在教育部次長任內，常去成都開會或處理學潮。那時金大董事會董事長在上海，無法執行職務，董事會乃舉我為董事長。

抗戰期間，我不但與金大保持密切的聯繫，並且與美國聯合援華會也發生深厚的關係。該會在美聯合所有援華團體，統一籌募每年美金七百萬元。

這些團體包括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中國工業合作會、兒童救濟會、美國醫藥援華會等。為分配各項援款，特在重慶成立董事會，推蔣廷黻先生為主席，我為副主席。聯合會並分設幾個小組，審查各項接受援款的預算。我兼任基督教大學小組召集人，這也是主要的一組，每年七百萬美金援款，約百分之卅五是分配與基督教會支持的十三個大學院校，金大也在其內。我雖是金大董事長，但我處理援款時，仍甚公平。

後來蔣廷黻先生離重慶去負責善後救濟總署，我改任主任委員，仍兼基督教大學小組事，因此與所有教會學校都發生深厚的關係，金大更係

如是。金大常在成都開會，所以重慶、成都經常來往。

助姊妹校在臺建校

金大教師陣容堅強，人才輩出，理、農兩院，更為出色，理學院院長魏學仁，農學院院長章之汶，都是全國知名之士。

金大在成都慶祝六十週年校慶，以及勝利復員後在南京慶祝陳裕光校長服務二十週年紀念，頗極一時之盛。在此期間，章之汶、魏學仁兩院長在校內外聲望很高，因此頗有人希望他們兩人中有一人出來擔任校長，董事會內部也有此醞釀。我身為董事長，處理匪易，因為陳校長是我的親戚，章、魏兩院長都是同學好友，但這問題幾次都被我擱置下來。我的用意是不僅維持陳校長，而是希望協助章、魏兩院長一面把已經發展的兩個學院，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一面將他們對於農或理的學識經驗應用於社會國家，換句話說，

再能多多向外發展。我也不願意因一位院長做校長而損失另一位好院長。後來章院長向外發展兼任農復會的工作，不久並轉糧農組織服務，魏院長去美國進了聯合國工作。當時若干中美董事未必完全瞭解我的這一番苦心。

中共將到南京的時候，我勸陳裕光校長離京，我帶走了他的兩個大孩子。但他因受教職員及董事們之勸請，他又富於責任感，遂決定留在南京與全體員生共患難。

唯一憾事，是政府遷臺後，金大無法在臺復校，只有希望年青的校友們繼續努力。但對姊妹學校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方面，我協助成立了金陵女子中學，當時我任美國援助中國智識人士協會會長，以廉價並分期付款的方式，將會有土地及建築讓與，使位於臺北縣三重市的金陵女子中學建校、開學。目前在臺，金大校友公私接觸很多，金大與我，可以說已有七十年深切的關係，回想起來，既甜蜜，又感慨。

中外文庫 詩聯新話 之二十八

謝康博士著 定價柒拾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楹聯新話；有楊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冲、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